



建築大師貝聿銘在各地留下不少經典作品。

# 百歲建築大師貝聿銘 寫下建築界不朽傳奇

2017年是建築大師貝聿銘的百歲壽辰。這邊廂西九文化區M+與香港大學建築學院聯合舉行了「重思貝聿銘：百年誕辰研討會」，建築學者、業界人士聚首一堂，討論貝聿銘的作品；那邊廂，貝聿銘身在美國，當兒子告訴他有這研討會時，他開玩笑說了句：「為何會做這個呢？」如今，百歲老人在紐約過着悠閒的生活。貝老先生，不知你是否每天讀着《紐約時報》？是否仍愛看線裝書，會因為讀到宋詞而感觸落淚？又有否想念蘇州的「雞頭米」（香港人稱之為「茨實」）？雖然你現已很少沾手工作，但你的作品是建築界恆久的話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貝先生接受採訪，只要燈一亮就馬上進入狀態。他講話很精練，20分鐘的採訪，全都能用。」我未有幸採訪這位優秀的受訪者，而在面前的是貝聿銘的「徒弟」、建築師兼策展人的林兵。「我向來不喜歡用『Masterpiece』這詞，因為太老派了，但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East Building of the National Gallery）確實是『Masterpiece』。」現為M+設計及建築主策展人的陳伯康這樣評價貝聿銘的一件作品。「1970年大阪萬博中國館（Osaka Expo Chinese Pavilion, 1970）沒有保存下來，很可惜。」台灣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系主任吳光庭說，今次研討會他再談該建築是想肯定其價值。此刻「貝聿銘」化成了一幅拼圖，由三位來自建築業界及學術界的人士慢慢拼湊起來。



早前西九文化區M+與香港大學建築學院舉行「重思貝聿銘：百年誕辰研討會」。



M+設計及建築主策展人陳伯康，認為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確是大師之作。  
朱慧恩攝

法國羅浮宮的玻璃金字塔，是貝聿銘最有名的建築設計之一。網上圖片

貝聿銘設計的蘇州博物館於2006年正式對外開放，可說是獻給故鄉的禮物。



## 貝聿銘 ——成敗得失篇

把建築物與自然環境結合——貝聿銘擅長於此，亦沉醉如此。在林兵看來，能真正把人、歷史、建築完美結合的建築師不多，貝聿銘能夠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中銀大廈、蘇州博物館、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羅浮宮等，貝聿銘在各地留下了經典之作。晚年回首，哪個作品讓他最自豪，哪件令他最遺憾呢？「每件都重要。」林兵笑着給出官方答案。林兵認為無論該作品有否引起爭議，對貝聿銘來說每完成一件作品，都是逐步的提升。

講起貝聿銘，又怎能不提位於中環的中國銀行大廈？

是先苦後甜。前者讓他的名字傳遍美國，後者讓他的名字響遍世界。「過往他的作品主要集中在美國，羅浮宮項目是個轉折點，對他來說很重要。」林兵說。當年貝聿銘受法國總統欽點接受工程，事實這個「欽點式」的舉動已惹起當地人及部分建築師不滿，而貝聿銘竟在法國一個如此重要之地加上一個「金字塔」，被法國人視為文化入侵，可說火上加油。種種因素加起，讓貝聿銘陷入困境與痛苦中。然而，最後貝聿銘還是說服了自己，也說服了法國人，如今羅浮宮這個玻璃金字塔入口，成了法國人的驕傲。

在林兵看來，貝聿銘對建築物選址講究，同時能夠抓住項目核心，是他最了不起之處。「玻璃金字塔的設計，或許是減低羅浮宮損傷的最低措施。像中銀大廈，他考慮到既然地勢有不足，便從高度入手，同時把結構做得輕巧，節省成本。」

### 香港人的中銀

談貝聿銘與香港的淵源，當然少不了由他操刀的中國銀行大廈（Bank of China Tower）。父親貝祖貽為中國銀行的創辦人之一，後來貝聿銘則成了香港中銀大廈的設計師，三角形的樓身設計並被閃亮的玻璃覆蓋，這座樓高70層的摩天大廈是香港的地標。關於中銀大廈，由於其三角形樓身像一把刀，因此也流傳它是作鎮邪之用。加上樓身的三隻角都像如刀鋒，「劈」向三個不同的地方，其中一隻角就偏對着港督府，聽說當年港督衛奕信在行山時便弄傷腳部。不過我曾經接觸過一位建築師，他則澄清中銀大廈的設計並無任何風水考慮。究竟是穿鑿附會，還是真的這麼「邪」，便交由讀者自行判斷。

### 成功遺憾也在波士頓

在不同地方留下優秀作品，但貝聿銘一路走來，並非一帆風順，儘管作品完成後得到肯定，但過程中有不少是波折重重。貝聿銘在美國留下很多作品，真正讓他在當地打響名堂的要數位於波士頓的肯尼迪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林兵不諱言該作品既讓他成名，也令他遺憾。

當年貝聿銘名氣不大，但肯尼迪的夫人積琪蓮（Jacqueline Kennedy）賞識貝聿銘，在芸芸著名建築師中挑選了他，為亡夫設計紀念圖書館。由最初躊躇滿志着手設計，後遭到波士頓居民強烈反對，擾攘了十多年時間才完工，連選址都變掉了。儘管作品也得到讚賞，但長達十多年的拉鋸戰，箇中辛酸，也許只有貝聿銘才知。

要說真正的滑鐵盧，便要數同是位於波士頓的約翰漢考克大廈（John Hancock Tower）。當時大廈建成初期，發生了大廈玻璃脫落的嚴重事故，儘管沒造成傷亡，卻令他官司纏身，對貝聿銘的事業帶來重大打擊。事過境遷，這個小污點沒有掩蓋貝聿銘所發出的光芒，但也成了現時一些大學建築學系用以教學的研究個案，陳伯康笑言自己在大學就學習過這個案例。

### 爭議作品走上世界舞台

如果說肯尼迪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是先甜後苦，那麼貝聿銘為法國羅浮宮設計的標誌性玻璃金字塔入口，則必定

## 貝聿銘 ——個人與生活篇

1998年，林兵加入了由貝聿銘兒子貝建中及貝禮中創立的貝氏建築事務所，當年貝聿銘已經退休了，但有時還會參與一些項目，那時林兵認識了貝聿銘。此後，林兵有幸參與了蘇州博物館（The Suzhou Museum）及中國駐美國大使館（Embassy of China in Washington, D.C.）兩個項目。



貝聿銘與夫人陸書華。

### 善於以理服人

「Take a risk, 接受挑戰，but calculate the risk, 估量挑戰。」當年林兵被派駐蘇州博物館前，貝聿銘贈了他一句真言。貝聿銘做事堅守原則，又追求完美，林兵不諱言跟他工作壓力頗大，但他堅守原則的同時卻又善於以理服人，是他的魅力所在。「他很有原則，但不是固執地堅持己見，而是用非常婉轉的方式說服你。」當年蘇州博物館的項目進行時，中國專家與貝聿銘就建築用料有很大分歧，但貝聿銘沒有粗暴的拒絕，而是做了很多模型來說服對方。「他從來不以強權壓倒對方，會盡盡辦法做實驗，以理服人。」

### 愛家人愛蘇州

上年林兵策劃了「貝聿銘文獻展」，在上海檔案館找到四封貝聿銘剛到美國時寫給父親貝祖貽的信。當年貝聿銘抵美後，每隔一至兩個星期便會給父親寫信。林兵說，貝聿銘在信中談了很多關於自己剛到美國的感受，而作為家中長子，他又會向父親匯報弟妹的情況。從信中就可以看出，年紀輕輕的貝聿銘很有家庭觀念。

貝聿銘生於廣州，在香港度過童年，之後定居上海，其間又曾回故鄉蘇州。自18歲起到美國求學，此後他大部分時間都在當地生活和工作，1974年才首次回到中國。雖然受美國文化薰陶，但他熱愛故鄉，為蘇州人的身份感到驕傲。「當年貝聿銘在羅浮宮（Louvre）進行講座，他便



當年在羅浮宮入口建玻璃金字塔惹起爭議，後來成為法國人引以為傲的作品。

說過蘇州藝術是高雅藝術，他很驕傲來自這樣一個古老的城市。他很謙虛，知道自己不了解這個地方，便不斷去學習和了解。」林兵說。所以，貝聿銘回到故鄉後只要有機會，便會去看唐伯虎、文徵明的字畫。「他是發自內心喜歡這些文化。」

### 待人處事有一套

當年，30多歲的林兵跟隨80多歲的貝聿銘工作。80多歲的老人還工作，身體承受得了嗎？「我想健康體魄是他成功的重要部分。」林兵說。貝聿銘愛喝酒，也愛吃，他覺得蘇州菜有點甜。林兵笑言沒見過他做運動，但體力非常充沛。貝聿銘很喜歡在晚上思考，有次在進行某項目時，貝聿銘夜裡思考建築物的設計，並在床上剪形狀，睡不好覺。

在建築設計上貝聿銘很優秀，在為人處事上，他謙卑、真誠，是他致勝之道。當年貝聿銘受邀參與羅浮宮及肯尼迪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的項目（John F. Kennedy Library），當年比他優秀的建築師大有人在，但如此寶貴的機會，他不需主動爭取便得到。那他交往是否有一套？「很多人說他是商人，說他懂得做人。但作為建築師，懂得做人很重要，建築是為人而做。」林兵說。在林兵眼中，貝老為人很謙虛，會以情感與你交流，不會恃着自己有威望，便強勢地擺起架子。「懂得做人，才懂得做建築，這裡的『做人』不是貶義。」



貝聿銘受肯尼迪遺孀積琪蓮(中)邀請設計肯尼迪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

## 貝聿銘 ——學術界篇

貝聿銘的經典作品廣為人認識，在學術界來說，他的作品卻算不上是主要研究對象，而此次西九文化區舉辦研討會的目的，就是在學術界對貝聿銘及其作品的理論研究相對缺乏的情況下，聚集一眾學者及業界人士，重新探討及研究這位蜚聲國際的建築師及其作品。

台灣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系主任吳光庭亦指明，貝聿銘在學術界相對來說不算有太大影響力。「他始終不是有設計理論的人，很少出版書籍談自己的設計，因此很難判斷其學術性。」而陳伯康亦表示雖然貝聿銘曾經有過兩年的短暫教學生涯，但此後便少有與學術界接觸，也就是說貝聿銘並沒有投身學術界。因此，西九文化區亦借這次機會重談貝聿銘。

### 作品的學術價值

在台灣，台中市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The Luce Chapel）及1970年大阪萬博中國館均由貝聿銘操刀，至於後者是為活動而建，早已拆卸。而吳光庭今次再談中國館，只因他認為那仍是學術界的一個重要話題。「當年台灣當局欲重塑『國家』形象，捨棄宮殿式建築，委託貝聿銘的團隊發展這個嶄新的中國特色建築。這舉動在今天來看還是很重要，它說明了如何從建築文化裡討論中國文化的特色。」吳光庭自言學術界還是關注「傳統」一詞的演變與建築設計的關係，例如在台灣宮殿式建築的影響力相對較少，但後期會見到貝聿銘對於這種元素的結合，「他着重表現傳統，他把自己對中國文化的熱情放在比較現代的建築形式上。」

從學術角度出發，吳光庭認為對於貝聿銘的作品來說，其對傳統文化的表現是頗值得參考的。「我們一直都很驕傲有過貝聿銘和王大閔（同是著名建築師，為貝聿銘在哈佛大學的同學）的作品，這兩位建築師從來沒有跟我們闡明何為現代建築，反倒說建築應有更多關於中國文化的考量。例如由王大閔設計的『國父紀念館』，是宮殿式建築的表現；貝聿銘的作品也蘊含許多『中國式』元素。」吳光庭補充道，台灣經歷了好幾個關於建築傳統概念的變化，而每個過程都相對應地有某個建築活動的發生，而貝聿銘的作品則發生在中段時期，佔重要一席位。